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一

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在天津換約後。到京懇請呈遞
國書展
覲。業經臣等奏蒙
俞允。併案辦理。該使臣於本月初二日遞到奏詞節略。以該國主
令其代呈
大皇帝賀儀方物。隨於初三日齎到各件。並開具清單。請為呈進。
復致臣等土儀各一分。臣等溯查同治十年。該國使臣伊
達宗城到津議約後進京。曾經呈進方物。臣等奏奉

諭旨賞收。並購辦回答物件。作為
內府所領。以示優重。復由臣等各給酬答之禮。均經奏明辦
理在案。此次日本使臣呈進賀儀方物。謹照案開單呈進。
如荷
賞收。自應以中國之禮相酬。因該使臣行期已迫。現由臣等購備
回答物件。進呈
御覽。恭候
命下。即作為
內府所領。交該使臣齎帶回國。臣等亦各給酬答之禮。均較
該國之品。稍予從豐。以副我

皇上懷柔遠人。厚往薄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該國所呈方物。著留中。

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西洋各國使臣來京。齎有國書。雖

由臣衙門代爲呈遞。均奉

旨領給回書。歷經遵辦在案。茲日本國使臣所遞國書。聲明專爲

慶賀而來。與西洋各國住京者不同。可否查照成案。回給

璽書一道。以示禮尚往來之意。伏候

聖裁。如蒙

俞允。應由軍機處查照成案辦理。交臣衙門轉給日本國使臣祗

領齎回。住京西洋各國使臣。現未報有歸期。應俟隨時酌

奏明請

旨辦理。

硃批。依議。

答日本國書

大清國

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茲准使臣副島種臣齎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欣悅。朕祗承

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視。矧關鄰誼。尤重推誠。上年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符

天麻。朕有厚望焉。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初五日。據德國署使臣和立本。遞臣

衙門照會。稱恭懇各國使臣於六月初五日行

覲見大典。本國大臣專起程回國。本館既無奉有國書之大臣。未

能同請

覲見。祇得於各國使臣朝

覲之日。特備文將本國慶賀

大皇帝之意。同時奉呈。請為代奏等因。並聲明嗣後如該國有使

臣朝

覲時。應按照此次所定之節略辦理。一併照會前來。查德國使臣

李福斯因病回國。現在該國使臣和立本係屬署任。前次

臣等與各國使臣所議節略內。曾經聲明。凡係署任未奉

國書者。不能請

覲。是以該署使臣未能與各國使臣同時

覲見。現將備具照會。請由臣衙門將該國慶賀之意。代為轉奏。其

意尚屬肫誠。措詞亦甚恭順。理合附片具陳。

硃批。覽奏已悉。

德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於正月二十七日。俄德美英國欽差大臣。因

大皇帝充年鼎盛。

親裁大政。各將代本國敬申慶忱。欲面賀之意。希請貴親王代奏
大皇帝。業經聯銜照會貴親王在案。茲恭志五月二十日。奉有
上諭。准其覲見。欽此。並於六月初五日。行
覲見大典。一切情事。本署大臣均已詳晰。查本國欽差大臣李。起
程回國後。本館既無奉有本國國書之大臣。則此時代理
德國事務大臣。按照各國禮儀。未能同請
覲見。本署大臣於各國欽差大臣親為面慶
大皇帝之日。祇得備文將本國慶賀
大皇帝之意。同時將為奉呈。蓋因本德國大皇帝。於
貴國昌明隆盛。向來最為關切。茲聞

大皇帝
親裁大政。更懷慶幸之深情。甚願
上天多為降澤。
大皇帝永受萬福。並祈
上天保佑
大皇帝各省安康。萬民茂育。且望
貴國與本國。至今和好情誼。日加敦厚。以致兩國人民。均頌
平安。是皆深為期望者也。請貴王大臣將以上所陳忠誠
懇切之情。代為轉奏
大皇帝。是所深幸。所有嗣後

召見之德國使臣。自應按照本年四月十九日商定畫押之節略

而行。如與他國另有所訂之處。本國自應不必務須按其

照辦也。惟視本國與

貴國素來和睦之情。永無少閒。而且共議

覲見一事。貴王大臣與我本國彼此皆有推誠相與之意。一切情

形。可保以後凡

召見德國使臣之時。兩國均無難辦之處也。為此照會。

庚申。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前

據護軍參領英廉函稱。據晶河土爾扈特貝勒根務庫爾

喀喇烏蘇土爾扈特郡王貝子兩旗。去冬丟失馬群。聞博

勒塔拉哈薩克竊去。該蒙古並未報官。因赴博勒塔拉尋
馬。隨將哈薩克馬趕起來。現聞哈薩克句結漢回。有東來
索馬之信等語。經該參領行文郡王貝子。令其趕派妥員。
會貝勒處蒙古迅往說合。各還各馬。免生事端等情函報
前來。奴才正在派員前往查探間。忽接英廉連次飛報土爾
扈特郡王之子。並貝子之子。於四月初四日突來行營。據
稱俄官帶領俄兵。並哈薩克漢回等共百餘人來該遊牧。
索要哈薩克之馬。將貝子並圖山達保來緯羅木等。均已
拘執。伊等恐懼。特來躲避。並稱該遊牧自軍興以來。哈薩
克竊去馬已一千九百餘匹。去冬又竊去馬三百六十四

匹。駝四隻。嗣因尋至博勒塔拉哈薩克馬羣內認有原失
馬三匹。始將其馬羣七百匹趕來作質。原因蒙古哈薩克
舊有邀羣找馬規矩。並非為竊等語。並據俄官烏雅斯奈
聞畢丹博紹羣奇咨將伊來辦理哈薩克馬羣之事。屬官
兵勿得出營亂走等因。當與互覆告知蒙古被竊緣由。但
將蒙古被竊之馬查出。其哈薩克馬羣。自應令蒙古全數
給還。兩國素好。總期公允。毋擾百姓。行文去後。詎該俄竟
不論理。初八日早疊據報稱俄羅斯哈薩克在郡王貝子
兩遊牧大肆搶掠。各蒙古驚惶躲避等語。當派其長積習
營總蘇隆額保陞等。分往查看。行至中途。即遇俄人抑同

貝子固山達等遊趕牛馬數峯駱駝駄馬駄百餘隻已回伊犁。該員等詣兩遊牧。查看畜產財物。均被搶掠一空。擅帳鐵鍋以及喇嘛寺佛像經卷。全被其損壞。槍傷四人。刃傷一人。踏死小兒一名等情。該參領飛報前來。查蒙古哈薩克互相竊馬。承平時亦恆有之事。軍興以來。土爾扈特被哈薩克竊去馬已一千九百餘匹。去歲駐兵後。該哈薩克猶敢竊去馬三百餘匹。其恁年之強橫。已可概見。該蒙古事先不行報官。祇以認有原馬。輒將哈薩克馬牽七百匹趕來作質。亦屬不合。但事出有因。不難查辦。該俄官聽信哈薩克一面之詞。不問曲直。竟率多人。大事搶掠。槍傷

刃傷數人。拘執貝子固山達等同赴伊犂。實屬非理之至。

同日又據伊犂滿營五品軍功音德春等由伊來稱。錫伯營五七牛彔等官。現由俄人均已更換。並修理伊犂迤東之果子溝大路。又有由俄國來之安集延商人。稱俄酋喀爾帕科斯克依。現由鈄米已赴塔什干。俄國與喀什噶爾交兵。現已派官前往說降各等語。查俄人包藏禍心。志在東犯。奴才前已奏明在案。今俄人修治伊犂迤東道路。更換錫伯各官。因哈薩克馬羣之事。輒大肆搶掠。該博呼策勒傳斯奇去秋由天津乘輪船去後。迄今查無音耗。其喀爾帕科斯克依前有來葦塘子議事之說。今又徑往他處。行

蹤詭祕。遠在南路之喀什噶爾。尚思吞併。其已有之伊犂。豈肯輕還。種種詭謀。其心已見。為今之計。亟圖補救。方冀防患未然。芬懸軍孤儆。日處危殆。籌維再四。惟有調兵練勇兩端。二者之間。練勇就近。但勇須新募。宜先撫民。蓋以舊有之勇。如趙興體。徐學功等。或烏合之衆。未諳紀律。或強梁自恃。任其所為。各以變亂以來。據竿聚賊。恃其為民捍患。便可雄長一方。不受鈐制。是於俄人回匪之外。猶有隱憂。所有芬抵塔以來。糾合民團。迄無成效者。皆以此也。其餘散處之民。既遭蹂躪。恆產蕩然。因無餬口之資。雖念同讎。亦難自振。今惟選派賢能官吏。先為招集安撫。得其

歸心。使知賴我生聚。然後教養兼施。按訓練成法。斟酌時宜。切實朝夕教練。但得紀律諳熟。忠義奮發。便可使之執梃以收撻伐之效。而各國勇之權。亦可漸歸於官。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此議殊為迂緩。然民為邦本。舍本別無可恃。古人以孤弱興國者。類皆若是。若急於求效。濫招無賴之徒。授之以兵。不獨難期禦侮。仍有意外之虞。榮現擬擇派妥員。先赴庫爾客喇烏蘇一帶。查看情形。如事可行。即於就近地方。擇地安營。一面招練民勇。一面訓農歸田。俟前調之社營馬隊抵塔。仍令駐紮庫爾客喇烏蘇。以扼賊衝。以資保衛。但現值變亂之際。大敵當前。民情不一。此舉能

否有底。仍不敢必。至調兵一節。沿邊各營。額兵多未經戰。遠道來營。難期得力。徒糜月餉。所需不貲。而近年內地勁旅。咸推南省為最。但南北異情。長途廣漠。若驅南人由草地來萬里外。勢必不行。惟由嘉峪關一路。鼓行而西。始可無礙。查甘肅甯夏。早已肅清。西甯聞已克復。肅州已漸得手。督臣左宗棠帶兵數十營。可否請

旨飭該督挑實在能戰勁旅一二枝。由嘉峪關大路直赴哈密。會合都統景廉部署駐所。作為正兵。並由景廉軍營。隨時調撥。作為奇兵。齊力合作。相機進勦。先取烏魯木齊瑪納斯以振聲威。一面傳檄回纏。一面西進伊犂。然後俄情可折。

而禍亂可定。

丁卯。禮部右侍郎徐桐奏。竊惟中國之有外患。猶人身之有疢疾。疢疾已深而不治。外患已伏而不防。未有不致顛危者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削平髮捻。底定中原。內外臣民。莫不延頸望治。猶有夷人久居腹地。十餘年來。維持和局。百計覊縻。中外以無事為福。而夷人固無日忘情中國也。肆意要求。靡所底止。請覲之事。固彼所深心熟計於數年之前者。今皆各遂所欲。臣亦知成事不說。顧仍不甘緘默。必欲披瀝以陳者。蓋以和局終不可恃。顧

皇上專意修攘。為自強計耳。夫夷情桀驁狡猾。本屬難制。若狎而
馴之。必至饜夷人之欲而止。萬一事機叵測。斷難曲從。不
得已而勢將用武。孰為
皇上折衝禦侮者。此臣所為日夜寒心。而不能已於言者也。方今
時勢。投艱遺大。在
皇上一身。而奮發有為。則恃乎
皇上一心。志願既定。則精神所注。智慮亦因之而生。凡有血氣。誰
敢不竭忠盡力。共濟時艱。若謂人材兵餉兩乏。不能有為。
試思句踐以會稽片壤。猶能臥薪嘗膽。生聚十年。教訓十
年。卒滅強吳而雪夫椒之恥。況我

皇上承
祖功
宗德之遺。擁四海九州之眾。果能振作一分。即國勢盛強一分。竊
謂治國如治疾然。元氣既固。則寒暑不得侵陵。要在迪簡
才能。固結民心。厚裕度支。亟修邊備。以為緩急不虞之用
而已。曷言乎迪簡才能也。自古制治保邦之要。首重得人。
況當非常之原。尤必待非常之士。溯自粵逆倡亂。人不知
兵。動有乏才之歎。
文宗顯皇帝識拔人才。推心置腹。羣策羣力。卒奏蕩平。
前烈光昭。方策具在。夷務之起。垂二十年。懷忠抱義之士。留心國

訖。與夫沈滯草茅。熟知外夷情形者。在在當不乏人。且自
髮捻既定。兵革漸消。其久在行閒。枕戈待旦。思得尺寸以
建勳業者。尤所在多有。乏才之說。似非所論於今日也。夫
用才在臨時。而儲才則在未事。用才不能不慎。而儲才不
可不寬。應請
密諭中外大臣。申明此意。各舉所知。無論中外文武。以及布衣之
士。均令調取來京。恭候
簡用。果其才識優長。經有建白。或志行純篤。不為威怵。不為利疚
者。歷試以驗之。特擢以任之。並請
諭知各督撫。於久在軍營立功之文武大員。酌保數員。飭令來京。

恭候

召對。既廣旁求之路。又杜倖進之階。冀得忠義豪傑之士。為

國家幹濟艱難。儻荷

聖明垂詢。俾得各抒所蘊。必當感激

恩遇。爭自濯磨。以求有所建立。而知人善任。是又在

聖主之權衡矣。昌言乎固結民心也。書曰民惟邦本。又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民心之向背。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我

朝深仁厚德。淪浹眾區者二百餘年。當髮捻交訌之際。民雖流離顛沛。迫於脅從。無可如何。而人心終不思亂者。恃得

上訴於

朝廷。出水火而登之衽席也。今之吏情。則有不同矣。奸民豪族。陵轢肆虐者。法所必誅。而一入教民之列。有司即不能過問。甚至朝對簿以陳詞。暮分庭而抗禮。魚肉鄉里。飲恨吞聲。長奸暴之風。摧善良之氣。積威所刦。莫敢誰何。不平則鳴。人情之所必至也。夫聚不逞以肆跳梁者其患小。回人心以為抗拒者其患大。小民知官吏之不足恃也。儻有一二梟雄之徒。起而為之倡導。始則不附教民。繼則不服官長。法令所不能及。勢不得不臨以兵戎。愚民無知。謂國家以教民之故。陷民於不法。羣情愈惑。衆志愈離。此尤不可不先慮也。不但此也。夷情狡譎。變態萬端。有設利以誘

蚩氓者。有恃強以欺商賈者。藉端生事。起伏自由。無非挾官以虐民。民氣不伸。民心安能自固。今縱不能驟加裁抑。惟有予官吏以控制之權。凡遇民教交涉事件。務持情法之平。勿袒教以抑民。勿徇夷而廢法。顯行董戒之條。隱弭句結之患。是惟良有司之盡心民事耳。夫小民之窮苦墊隘。無所控告久矣。伏願

皇上處宮庭安樂。長思閭閻疾苦。

飭下各省督撫。力籌教養之方。農桑樹畜。培其養命之原。刬奪豪強。去其剝膚之痛。然後廣行教化。養其廉恥。庶外夷餌民之術無可施。而奸民搆釁之謀無可逞矣。昌言斗屏裕度

支也。自來國勢之強弱。每視庫藏之盈虛。況將為長駕遠
馭之謀。尤當有耕九餘三之積。度支所在。誠不可不熟計
也。當東南未定之先。養兵以百萬計。用餉以千萬計。近年
地方漸復。則生之者眾。勇營漸撤。則食之者寡。而統計庫
款所存。猶時有竭蹶之慮。此臣之所大惑也。錢糧為天下
正供。前此被兵地方。收復業已數年。何以額徵正雜錢糧。
尚未復舊。雖由荒田未盡墾闢所致。究由地方官督勸不
力。且恐不肖州縣。隱匿侵吞。希圖肥己。以天地自然之利。
半飽官吏之私。田賦何由而清。解額何由而足。應請
飭下各該省督撫。認真清釐。嚴定復額期限。其墾荒分數。務令隨

時報聞。毋任吏胥欺隱。關財賦之源。計孰有重於此者。鹽務為
國家大利所在。各省情形不同。而虧課則一。地方大吏。不求整頓之方。祇以綱疲商累等詞。巧為推卸。國用何所賴乎。川淮引課。尤居利之大半。現在川淮爭銷。紛紛未已。兩淮因欲收復引地。屢請禁止川私。不知川私禁而淮私尤不可不禁。聞數年前川私稅釐。歲收一百餘萬。早經化私為官。淮私則官視商為利藪。商借官為護符。百弊叢生。虧課益甚。非盡由川私浸灌也。總之為淮為川。在疆吏有彼此之分。在

國課無彼此之別。應請

飭下兩江督臣。破除情面。認真辦理。務使引地復回之後。不致川釐已成之巨款。統歸無着。斯為盡善耳。至協濟之項。以釐金為大宗。近聞各省報部專款。迥不如前。名為量加裁損。而商民實未受輕減釐金之益。蓋一耗於防軍之虛冒。一歸於蠹吏之中飽。而尤莫甚於無端之濫用。視同外府。百事取給於是。今即未能遽議裁撤。惟有覈實報銷。以杜侵漁等弊。應請

飭下各省督撫。於釐金出入數目。隨時據實專奏。並嚴革濫支濫用之習。但使涓滴歸公。節減歲有贏餘。餉需無虞匱乏。此

項璧金。儘可撤罷。臣尤伏願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一切起居服御。悉遵
先朝舊制。時防溢額。力杜漏卮。庶幾
宮庭少一分用費。即軍國多一分補益。此中消息盈虛。當早
在
聖明之洞鑒矣。昌言乎亟修邊備也。西洋各國。海島相距。或遠或
近。然非航海則不能至。是重洋之險。天所以限中外也。而
惟俄羅斯一國。與中華陸路相通。偪處尤近。該夷處心積
慮。亦視各夷為尤狡。故備夷之法。必自西北邊防。始俄夷
與我接壤者萬六七千里。而蒙古當三分之二。蒙古古勁

兵良馬處也。我

朝龍興以來。內外扎薩克各蒙古涵仁浹義。已數百年。獷悍漸消。勢成積弱。說者或置之以為不可復用。不知風氣猶昔。特未開其先耳。粵逆方熾之時。湘淮各勇。無非山澤編氓。經曾國藩胡林翼等。開其風氣。簡練有年。猛將強兵。胥於是出。成效未遠。可為明徵。誠於此時關內肅清以後。特遣諳習兵事之大臣。以經略關內外回務為名。視各部之可用者。畫為徼巡。申以兵法。訓練既成。更番疊戍。仍時時遣歸部落。擇其雄長之能自樹立者。減其徭役。優其鼓勵。俾各部有所觀感。師趙充國屯邊之意。行管仲寄軍令之

謀。數年以後。能富能强。可戰可守。使之足自衛者。即還為我衛。內而秦隴關內外各處回患。僕再萌芽。無須重資南東。外而俄夷謀力所及。無論言和言戰。必不敢再有蠶食之心。藩籬既固。庭戶自安。備邊之計。未有使於此者。否則因循日久。俄夷籌計日熟。必有時以重幣餌諸蒙古。俾附從以窺我者。藉寇兵而貽隱患。尤不可不深慮也。至濱海防務。如閩浙兩廣各省。其風土習尚。與各夷不甚懸殊。夷人長技。亦皆往往能之。收其魁桀。勵以忠義。是在各疆吏未雨以綢繆之。以視臨時之張皇修緝。孰得孰失。固不待辨而知。則與西北邊防情事不必同。而機宜又未始不同

也。應請

密諭邊臣悉心籌議。毋以畏難而忽遠謀。果其勠力同心。大修邊備。則聲威遠播。固已戢夷人覬伺之心矣。臣目擊艱虞。先機慮患。謹就管見所及。列為四端。以備采擇。至於轉危為安。易弱為強。是惟在

聖心先定。銳意勤求。非徒恃空文之戒飭已也。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庚午。貴州巡撫曾璧光奏貴州提督周達武奏。臣等奏報克復清黃平等城。並攻毀堅巢。又續奏勦辦各路苗匪。獲勝。驛路一律疏通。均奉

上諭出力員弁。准擇尤保奬。據連將兩案內尤為出力員弁。繕單擬保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周達武奏。連保克復清黃等城。並連拔堅巢。尤為出力人員。開單請奬一摺。參士尼為餘著權授副將。並賞給穎勇巴圖魯名號。

乙亥。諭。着伊犁將軍榮全奏。奴才前因俄官烏雅斯奈等帶領俄兵搶掠土爾扈特郡王貝子兩旗一事。當即行文阿爾瑪圖圖畢那圖爾約言土爾扈特因失馬匹。在哈薩克馬羣內認有原馬。趕來馬羣為質。伊等向來有此規矩。該烏雅斯奈等竟帶兵索馬。致傷人命。搶去多物。實屬不合等

情。甫行文從。卻接阿爾瑪圖俄官來文。內稱俄國收租蘇完哈薩克馬羣被搶。探賊是土爾扈特人。我們令還馬匹。該土爾扈特不遵規矩。又說搶蘇完馬羣。因克斯宰哈薩克搶土爾扈特之故。本帶兵官飭土爾扈特克斯宰蘇完三處。各派人同商平辦。該土爾扈特不聽。本官因帶兵前去。趕來駱駝牛馬羊隻作抵外。猶短少馬一千二百七十二匹。希飭土爾扈特將馬羣趕來。交哈拔哈盧克。至克斯宰搶土爾扈特馬羣。理應稟告我們地方官。將賊人罰賠。再從前徐學功殺商人搶貨物之事。迄今並無覆文。將徐學功蘇完二事。趕緊詳查重辦。儻耽延數月。有意外之事。

將軍亦有妨礙等情前來。細閱來文。是該俄官欲占地步。且不提及搶土爾扈特財物之事。又以言詞恐嚇。殊屬狡横。適土爾扈特郡王貝子等呈報被搶失單。并提又覆文。先言前曾咨過文書。又責以互搶之事。應兩國行文辦理。烏雅斯奈係官人。與賊不同。如此無理。務望嚴為申飭。以全兩國和好。所搶土爾扈特牲畜之外。尚有衣物貨財來糧器用。比哈薩克馬數加倍。應辦出給領。勿再聽哈薩克任意訛詐。徐學功之事。已咨景都統處查辦。俟覆到日。再為知照。現在土爾扈特所失各物。開單知照等情前去。惟伊犁之事。該俄渺無給還之信。恐為日太久。更難著手。當

又與俄官喀爾帕科斯克依行文。告以當初伊犂是伊代復。應從伊手接收。究竟何時見面。何時給還伊犂。速給一信等情。統俟各該俄官如何覆信。臨時酌量籌辦。除照譯往來文件。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合併附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閏六月。丙戌。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本年二月。第九號靖遠輪船工竣。以留閩補用千總鄭漁管駕。二十八日試洋。輪機靈捷完好。惟礮位向外國定製。往返數萬里。未克如期而來耳。第十號振威。閏六月工亦可竣。以留閩補用千總羅昌智管駕。擇吉試洋。第十一號濟安。七月

底可以竣工。第十二號永保。閏六月可以下水。該船之水缸機器車軸等項。均於船屋上安置妥貼。下水後兩箇月即可出洋。第十三號於二月初二日安上龍骨。船身已得過半工程。第十四號於六月初九日安上龍骨。船脅尚未就緒。此近日各船工程之實在情形也。自增月款二萬之後。臣得以廣購木料。南風司令。暹羅仰光所產。絡繹而來。將來第十二號下水。十五號即可安上龍骨。雖成船未能適符限期。而適期計不甚遠。然當時創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學。臣與監督日意格約。限滿之日。洋匠必盡數遣散。不得以船工未畢。酌留數人。如中國匠徒實能按圖仿

造。雖輪船未盡下水。即為教導功成。奬勵優加。犒金如數。必不負其苦心。儻洋匠西歸。中國匠徒仍復茫然。就令如數成船。究於中國何益。則調度無方。教導不力。臣與該監督均難辭其咎。該監督請六月自模廠始。挑選匠徒之聰頴者。逐加驗試。洋匠頭授之以圖。令其放手自造。是從洋匠均不入廠。俟其自造模成。察看脗合與否。稍有絲毫未協。再為講談竅欵。令其改造。試之又試。至再至三。務期盡其技能而止。模廠既畢。他廠繼之。臣以其所議尚屬責實。飭令次第舉行。毋令中國匠徒得以附會塞責。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李鶴年。

福建巡撫臣王凱泰奏。恭摺具陳。

硃批。知道了。

沈葆楨又奏。再輪船之設。必聲勢聯絡。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倉卒徵召。方足以資敵愾。前以養船經費支絀。著督臣文煜等奏請分撥各省。奉

旨允行。計誠出於萬不得已。第仍須於分撥之地。力籌聯絡之方。雖各省大吏。可以督其勤加操演。而有事合之一處。各不相習。甚慮驅策不靈。臣與統領臣羅大春熟商。若俟其來閩修船。順便閱操。則曠日太久。且有本省自有船隝可修。不必定歸閩廠者。若紛紛召之而至。則於其本省巡洋捕

監諸務。實礙殊多。計不如統領躬自任勞。隨時周歷各口
校閱。凡遇統領出洋。將赴某省。先期由驛咨會某省督撫。
惟海道難息可達。驛遞有時遲延。或統領船來而督撫之
行知未到。則由統領知照海關道。即時校閱。其船上有練
兵者。一體操演。所需子藥等項。統由各該省應付。為統領
者不敢以遠涉風濤為懼。而封疆大吏。自必以不分畛域
為心。

硃批。知道了。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
日。由軍機處鈔交侍郎徐桐奏敬陳安危大計一摺。軍機

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該侍郎原奏以中國之有外患。猶人身之有疾疢。因是求自強之本。期元氣之固。以迪簡才能。固結人心。厚裕度支。並修邊備為首務。而於四者備陳其說。誠屬濟時之經要。尤為馭外之根原。除裕度支一節。由戶部議覆外。竊維行政在於用人。和局未可深恃。臣奕訢等於咸豐十年撫局初就。即密摺陳請訓練兵丁。添習槍礮。並遴保身經行陣。知兵將弁。督率以期有備無患。復以外國用兵情形。非髮捻伎倆可比。其制勝長技。在輪船軍械之利。而制器要領。又在天文算學之精。自設立衙門。

於今十有餘年。臣等歷與在事各疆臣往返籌商開辦。於上海。天津。創設機器局。於閩。滬。請立輪船廠。於臣衙門同文館增置天文算學。近復議由南北洋大臣遴派學生赴外洋肄習諸藝。原以綢繆未雨。廣植人才。苟能得其所長。或可奪其所恃。招徠既廣。則就地可以取材。肄業漸精。則在我亦堪自立。正與該侍郎儲才未事。及就閩浙兩廣各省。期得洋人長技備用之意。兩相符合。為今之計。惟有探羅俊傑之才。鼓舞忠義之氣。廣集久在行間立功之文武大臣。無事藉以自固。有事可防不虞。庶可有備無患。至天主教弛禁後。外國傳教士護庇教民。最為人心之患。而法

國爲尤甚。臣等於同治元年。與法國使臣計議。給傳教士
諭單。不准絲毫干預公事。奏准通行各省。遇有外國教士
攙越詞訟。即執此諭單所載。以折其跋扈而弱其勢。屢經奏
奉
諭旨。飭令各督撫切識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務須一律秉
公持平辦理。正係予地方官吏以控制之權。即原奏所陳
凡遇民教事件。務持情法之平也。各國之患。惟俄國最為
切近。東界與三姓寧古塔等處相接。西北與烏里雅蘇台
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各城所屬壤土相比。該國蓄意
侵占。雖經臣等遇事力爭。並密致各將軍大臣愁慮防維。

無如該國狡計百出。且有句引扎薩克等畧道之以為彼用者。各蒙古身受我
國家厚恩。苟有以奮興而鼓勵之。自不難轉弱為强。共作干城之衛。如該侍郎所稱。關內肅清以後。特遣練習兵事之大臣。出關經略訓練。固當氣象一新。即現在遣軍孔棘。措置非易。亦應由在事各大臣。就事圖維。期固藩籬。以杜窺伺。庶幾得有憑藉。較易經營。臣等公同覈議。凡該侍郎所陳各節。實為今日切要之圖。亦即臣等十餘年來日夜籌維之計。應請
密飭各督撫將軍大臣。查照該侍郎原奏。及臣等此次覆奏。實心

籌辦。共事維持。必能植基於不拔。而大局於以有裨矣。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文奏。本年三月間。署伊犁將軍榮全奏陳伊犁等處情形摺內。據稱接據俄官阿爾瑪圖咨文。俄商前往瑪納斯貿易。被徐學功殺傷五十餘人等語。當即咨覆行文嚴查等因。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

上諭。俄商前往瑪納斯貿易。中途殺傷五十餘人。是否回匪冒名搶劫。抑係百姓恨其濟賊。殺以洩忿。著榮全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嗣於六月間。准榮全咨稱。俄官復有咨文。催詢前事。並開送人名。搶去貨物清單。隨即行文西路帶兵大臣。

及飛咨景廉分別查辦。一面先行咨覆俄官查照等語。現
據俄國住京使臣倭良嘎哩遞交臣衙門摘譯伊國七河
省巡撫詳文一件。又節略一件。敘述俄商貨物。於上年十
月。在石河瑪納斯間被傷被刦情形。較俄官咨行榮全公
文。尤為繁冗。臣等伏查俄商被刦一事。既經奏
旨飭查。必須迅速查明。以懲橫暴之風。而消邊疆之釁。除由臣衙
門將俄使送到譯出洋文節略照鈔咨行榮全景廉查照
外。相應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署烏魯木齊都統。分別確查。務將殺傷俄商匪徒
及搶刦貨物下落。嚴切根追。據實覆奏。以免藉口。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接據美國使臣鏤斐迪函稱。本大臣暫時卸任回國。禮應拜別。希訂期前往等因。該使臣於二十五日偕伊國參贊衛廉士來臣衙門謁見。臣等亦於二十九日往送。閏六月初一日。復接該使臣照會。稱本大臣任內事宜。已交副使大臣衛署理。嗣後公文往來。應照會衛大臣酌議辦理等因前來。該使臣即於是日起程回國。除由臣等給與照覆。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六月初四日。接據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遞到照會。內稱使事完畢回國。當以未設住京大臣。所有交涉事宜。暫託俄國欽差倭良嘎哩代辦。將來遇有文書事件。皆由該大臣經手往來等因。臣衙門於六月初九日。照覆該國使臣副島種臣。嗣後遇有往來事件。自應查照此次照會。由俄國大臣。轉遞日本國使臣查照辦理。理合附片具陳。

硃批。知道了。

辛丑。烏嚕木齊都統景廉奏。奴才接准榮全來函。內稱俄商赴瑪納斯貿易。中途被徐學功搶奪。咨會榮全查辦。該著

將軍復函致。奴才查辦。並照鈔俄國來咨函送前來。奴才伏查烏魯木齊迤西昌吉呼圖壁瑪納斯一帶。為安夷回逆所分據。賊匪時出竄擾。該俄商貨物。焉知非賊匪所劫。何以專指徐學功。大約因徐學功係屬勇目。藉此詐賴。希冀官為賠償之意。閱其來文。並未指出徐學功搶劫確據。以臆度之詞。指名坐索。其謊譎情形。已可概見。徐學功雖係奴才營官。第該營駐紮烏垣迤西。相距數百里。聲息不通。非大營號令之所能及。如果實有此事。自係該營官冒昧糊塗。咎有應得。奴才無須代為袒護。惟俄人狡詐性成。誣指圖賴。實所不免。況尋常訟獄。尚須兩造質證。方能定讞。豈有以

搶殺之案。僅憑一面之詞。遽信為實。是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茲現已劄調徐學功來營面詢。並派妥員前往西路察訪。俟查明虛實。再為奏

聞。至俄人覬覦烏垣。已非一日。特未有無因而發。刻下既有此事。難免不藉詞東犯。且其咨會榮全文中。有我們事件。作速不辦。以致屢次行文。而猶不以為事。我若要力辦。則恐傷和好。如認真不辦。則實無相助者等語。似已稍露端倪。豫作伏筆。深堪厚慮。茲罕營。遠隔賊巢。鞭長莫及。應請

飭下榮全錫綸像進前

敵。迅速會兵。進攻瑪納斯。以期先發制人。不得少涉延緩。是否有

當伏乞

聖裁。榮全來函又稱徐學功前赴瑪納斯。與回逆速合。以說降為名。實因搶刦俄商。懼禍思避。不聽官為主持。反以賊為可恃。復稱徐學功藉賊以庇其衆。而詭其名曰說降。賊藉徐學功以自固。又作將降不降之計等語。查徐學功前赴瑪納斯。爲烏嚕木齊糾合回逆。攻擊安夷。在俄商被刦以前。卽有此事。嘗前劄飭該管官迅速將營勇撤回。不得冒險貪功。久住賊巢。爲逆回所紿等因。曾經奏明在案。緣徐學功以一介難民。自練團勇。保衛鄉閭。深堪嘉尚。數年以來。艱苦萬狀。屢瀕於危。其糾合逆回。攻擊安夷。或亦有萬不得

己之苦情。聊為設法自衛之計。此時自宜稍示寬大。加意羈縻。俾為我用而不為賊用。若深文苛求。目之以隨賊。恐眾口鑠金。因激生變。轉致甘心從逆。甚至西路各勇營。心懷疑懼。相率效尤。殊於新疆軍務有礙。在該署將軍自係因大局起見。而奴才管窺所及。亦不敢不據實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景廉奏。請飭榮全進兵會攻瑪納斯片。俄商前赴瑪納斯貿易。該處正為賊匪出沒之區。貨物被搶。勢所必至。俄商遽指為徐學功搶劫。未必非藉此圖詐。希冀官為賠償。景廉現已劄調徐學功來營面詢。並派員前往查訪。虛實自無難根

究。即著景廉查詢明確。將如何辦理之處。即行據實奏聞。俄人覬覦烏垣。已非一日。藉端生事。自在意中。官軍能將瑪納斯剋期攻拔。先發制人。兵機庶可得手。著榮全咨會錫綸迅速會兵進攻。務將瑪納斯攻克。以期次第進取。俄人狡詐性成。懷我軍日久無功。深恐又生枝節。榮全亦當妥籌攻剿。迅赴戎機。毋稍遲誤。

七月。辛酉。著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籌查同治八年。委員在俄國斜米與俄官議定補償俄款。共俄鈔二十四萬張整。分作三年由恰克圖兌交。同治九年償俄鈔十萬張。十年償俄鈔十萬張。十一年償俄鈔四萬

張。每年以六月初一日為期。立有條約。由哈佑啟銀數。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奉

諭旨。由山西省每年於四月內按照銀數解到烏里雅蘇台。轉由

哈派員赴恰克圖償還。同治九十兩年。應償俄鈔共二十

萬張。業經委員還清。陳明在案。並委員主事職銜額爾柯

杏鄖選府經歷縣丞王昌陸續旋營。據稱本派赴恰克圖

償還同治十一年分應還俄款。隨帶同治十年還過俄款

餘銀三兩二錢二分。由塔爾巴哈台行營起程。於是年八

月間收到。由烏里雅蘇台委員。轉解到山西省運來餉銀

一萬九千四百兩。連前隨帶共銀一萬九千四百三兩二

錢二分。當同住紮恰克圖俄官瑪玉勒廓米薩勒。公同稱兌銀兩。共用銀一萬九千四百一兩三錢二分。合俄鈔四萬張。同治十一年應償俄款全清。該俄官給收文一紙。除運俄款外。下除銀一兩九錢。因應償俄款。三年內業經完案。當與互換和約。復收到該俄官完案和約一紙。計同治八年議定。共償俄鈔二十四萬張。均已償清不欠。帶來收銀完案俄文二紙。並賸餘銀一兩九錢。旋營呈繳銷差等情。竊查應償俄鈔二十四萬張。並於同治九。十。十一年內。俱已歸數全完。既換和約。案已完結。其賸餘銀一兩九錢。當即飭交糧餉處。歸入軍餉項內備用。除收給過俄文照

譯。並俄官給來俄文譯出清漢文。一併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備案外。理合恭摺具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八月。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各國未經換約以先。久有招募華民前往外洋承工之事。咸豐十一年。英法俄美四國來華立約。因有准其招工之條。嗣後續行立約。各國自應一律准其在於通商口岸。招人前往外洋承工。同治三年間。因內地匪徒。每有誘拐華民出洋充工之案。當經臣衙門會同刑部嚴定拐匪罪名。藉以杜絕弊端。五年。復經臣衙門與英法兩國住京使臣議定招工章

程二十二條。以為箝制。均經奏明在案。蓋律例以徼內地
奸民。章程以防外國狡詐。相輔而行。庶不至別滋流弊。自
定章以後。凡屬有約各國。請在通商口岸招工。均須遵依
二十二款章程辦理。臣衙門始行照准。上年日斯巴尼亞
國照請在廣州各處遵依二十二款章程。招工前往該國
所屬之夏灣拏地方承工。臣衙門既經准行之後。旋閱新
聞紙內載古巴夏灣拏有陵虐華工情事。並美國使臣暨
美國領事會同各國領事照會。均稱該處陵虐華工情形。
與新聞紙所記。大略相同。當經臣等兩次照會日國使臣。
屬其停辦該處招工。嗣據覆稱該處並無陵虐華工情事。

中國若能指定何官何商在何處陵虐華工。日國當治其不按章程之罪。旋卽將廣州招工之事停辦。復於上年十一月間。有該國商人在粤呈請招工前往夏灣拏。廣督未經准行。該國使臣以為不按條約辦理。疊與臣衙門照會信函。往返辯論。相持數月。迄未定議。本年三月間。復准日國使臣照稱。該國商人去年在粤請辦夏灣拏招工。廣督未經准行。以致該商虧空三十餘萬圓之多。代為討問賠補。雖經臣等覆以賠補之事。未能准行。而該使猶復嘵瀆不已。臣等當以美國使臣並各國領事均有照會在先。因有邀同各國公評之議。旋由臣等函致各國使臣。詢以古

巴夏灣拏。有無凌虐華工情事。無如各國使臣。恐招嫌怨。不肯遽下斷語。總以應請中國派員往查為辭。即美國使臣亦不肯堅持前說。英國使臣又另備節略。設詞比喻。大意以為日國既言並無陵虐華工。中國不肯相信。理應派員往查。如查無其事。日國自應討問賠補。若係屬實。中國自無賠補之理。言似平允。臣等現以此事若非派員往查。匪特該國所請賠償之款。難於辦理。且古巴夏灣拏地方。即實有陵虐華工情事。勢亦不能禁其招工。流弊更屬無窮。因思現在選帶學生出洋肄業委員主事陳蘭彬駐紮美國。距日國不遠。如令就近往查。尚屬簡易。擬即劄飭該

員前往日國古巴夏灣拏地方。查明該處華工。是否實受陵虐。以便臣衙門酌覈辦理。並飭總稅務司赫德。遴派江漢關稅務司英國人馬福臣。天津關稅務司法國人吳來文。隨同該員前往。既不至有人地生疏之慮。且將來如查出該處華工。實有受陵虐情形。亦屬共見共聞。該國使臣自不能以中國委員一面之辭。再行狡辯。庶足以關日國之口。而服各國之心。應否如此辦理之處。恭候

聖裁。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七月十三日。據俄國使臣倭良嘎哩函稱

數日後即回本國。擬辭行用申悃忱。請定時日。屆時前往
等因。旋即函覆。約定十八日來臣衙門晤談。並款以酒果。
臣等遂於二十一日同赴該館送行。該使臣瀕行。分贈臣
等紙扇等件。當經臣衙門辦具瓷器書畫綢緞等物答之。
以示厚往薄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本年閏六月二十一日。接據法
國使臣熱福理照會。稱法國伯理璽天德。本年四月二十
九日。將主攝政治之權。轉授與麻仁達侯爵。現為本國大
將軍麥麻韓代主法政。新伯理璽天德布告天下友邦。願

各友邦共知其意。以固和好之往來等因。臣等查法國曾
於同治十年間。改立伯理璽天德代主法政。當時臣衙門
未據該國知照有案。今據該使臣照會前因。除由臣等給
與照覆外。謹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大法國大伯理璽天德帖爾當由法民公舉會
中。推重其人。俾攝國政。於此二載。於一切治理之務。力有
未逮。故公舉會紳。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將主攝政治之
權撤去。轉授與麻仁達侯爵現為本國大將軍參麻韓躬

親代主法政。以繼帖爾之位。且新大伯理璽天德智勇馳
名。戰功卓著。前歲法京內亂。國經數月。皆仗其才力。解圍
蕩平。此崇宮保可作證也。今有新降上諭。將本國總理衙
門世襲侯爵玻理賞授總理衙門總理之職。本大臣接到
本國文書。及總理處之公文。並恭錄上諭一道。爲本大臣
轉知
貴國。因新大伯理璽天德布告天下友邦。願各友邦共知其
意。以固和好之往來。本大臣來此。將六月初六日
大典。業已奏聞。想此遇合之殊榮。而兩國之友睦益敦矣。爲
此照會。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開大法國大伯理璽天德將主攝政治之權。轉授與麻仁達侯爵現為本國大將軍參麻韓。躬親代主法政等因。查中國與貴國自換約以來。共敦和好。今當貴國大伯理璽天德躬親代主法政。新猷聿著。此後中外推誠相與。友誼自必愈增篤厚也。為此照覆。

壬午。雲貴總督劉嶽昭雲南巡撫岑毓英奏。竊臣等於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劉長佑奏。接准越南咨呈。上年十月間。有法國領事官涂普

義等大船四隻。駛至該國廣安海口等因。欽此。遵查此案。先於

未奉

諭旨之前。准兩廣督臣瑞麟廣西撫臣劉長佑咨查。當經劄飭軍需局確切查覆叢辦。嗣據該局司道詳准提臣馬如龍稱同治十年在東溝軍營。擬攻克大小東溝後。即行督師西征。因慮軍火器械缺乏。是以委令涂普義前往外洋採辦於涂普義起程時。又慮所帶之銀。不數價值。即飭先辦洋礮十封。快槍一千五百封。銅帽二百萬顆。原令辦就若干。飛函來滇。以便請領通關文憑。委員前往提解。詎該領事未俟文憑。布圖徑捷。取道越南老街前來。與原委江浙迎

提之委員相左。故此參差不一。被越南地方扣留。至李玉墀。該提臣前與涂善義商辦軍火時。未有其人。陳得貴亦素不相識。涂善義因何與之往來。有無別項情弊。該提督無從得知等情。臣等伏查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函。各省辦理外國事件。均應隨時互相咨會。以免歧誤。歷經通行遵辦在案。十年。提臣在東清勦匪。擬事竣後督隊西征。慮及大理賊眾巢堅。非多備軍器。難資攻取。遂委令涂善義前往外洋採辦槍礮銅帽等件。本屬因公。惟一時急迫。並未經先行咨商臣處。暨發給通關文憑。以致中途被阻。亦有疏忽之咎。相應請

旨將雲南提督馬如龍交部察議。至全滇業已肅清。前經臣毓英
奏明。各路所辦軍火。無論行至何處。概予截留。但越南究
與中土不同。誠恐轉生枝節。臣等咨明兩廣督臣瑞麟廣
西撫臣劉長佑。迅即照會越南。仍令放行。不必阻止。一面
由滇揀派妥員。先在入滇首站。察看安置處所。點驗截留。
以昭慎重。至李玉墀本非雲南所派之員。與陳得貴有無
不法別項情事。該提臣無從知悉。應由廣西撫臣劉長佑
就近確查。分別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劉嶽昭岑毓英奏遵查馬如龍採辦外洋軍火情
形。李玉墀本非雲南所派之員。與陳得貴有無不法情事。著劉

長佑就近確查分別懲辦。馬如龍委令涂普義前往外洋採辦軍火。未經先行咨商劉嶽昭發給通關文憑。以致中途被阻。亦屬疏忽。馬如龍着交部察議。

己卯。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本年閏六月十八日。第十二號輪船永保。船身各工告備。推送下水。其桅杆煙筒。煤艙銅管並帆纜等工。八月間可以蕆事。該船寬長。及喫水尺寸。與伏波安瀾等船一律。惟船面前後增設船房。則仿照商船程式耳。永保下水。騰出船臺。飭匠修理完固。即於二十四日安上第十五號龍骨。二十五日。第十號之振威。工監督日意格親帶出洋。展輪而出。展輪而入。洋

面則息火張帆。將船左右折轉而行。約計其適中者。每時
行七十里。輪機靈捷。與靖遠同。第十一號之濟安。工亦垂
竣。臣擬調管駕飛雲之湄洲營遊擊吳世忠於引
見後回工管駕。其原帶分撥山東之飛雲。查有久充該船大副之
都司銜林文和。水務諳練。心地樸誠。兼通英語。堪以接管。
此各輪船續辦工程之實在情形也。其建威練船。去年乘
風北駛。歷浙江上海煙臺天津。至牛莊。始折而南。本年二
月。教習洋員德勒塞駕船南行。先赴閩次香港。次新加坡
次檳榔嶼。六月始回工次。計四閱月。除各馬頭停泊外
在洋面七十五日。海天蕩漾。有數日不見遠山者。有島嶼

縈迴。沙綫交錯。駛船曲折而進者。去時教習躬督駕駛。各隸童逐段謄注日記。量習日度星度。按圖體認。期於精熟。歸時則各童自行輪班駕駛。教習將其日記予細勘對。至於颱颶大作。巨浪如山。顛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鎮定如何。以分其優劣。其駕駛心細膽大者。則粵童張成呂翰為之冠。其精於算法量天尺之學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為之冠。臣謹拔張成呂翰管駕閩省原購之海東雲長勝兩輪船。使獨當一面。以觀後效。此教練駕駛之實在情形也。限期將屆。臣惟有力催洋員匠。認真教導中國匠徒藝童。刻意講求。以冀上副

聖懷於萬一。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

總督臣李鶴年。福建巡撫臣王凱泰恭摺具陳。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一